

罗马史随想

林国荣 著



海国图志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马史随想

林国荣 著



海国图志系列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随想/林国荣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4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系列)

ISBN 7-5426-2070-3

I. 罗... II. 林... III. 古罗马-历史-研究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385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魏宇刚
美术设计/吴正亚
责任制作/朱晓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系列

罗马史随想

林国荣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200031)

<http://www.sanlian.com>

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458734

印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130 千字

印张/7.875

书号/ISBN 7-5426-2070-3

定价/19.00 元

海国图志书系·弁言

点点

1

把史书翻到当年,国朝有个进士叫魏源,因亲眼目睹了我们国门被洋人从海上打开,天朝大国时局剧变,蜂拥而至的舶来品都以海洋命名,诸如“西洋”、“洋人”、“洋装”、“洋枪”、“洋炮”之类话语也盛极一时,于是他编撰了一部名叫《海国图志》的大书,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及练兵情况,愤然挑明国朝御敌图强之道、国人安邦兴国之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再翻洋书发现,洋人对海洋认知远远早于国人,1609年,荷兰人格劳修斯就匿名发表了《海洋自由论》,从而成为第一个倡导海上自由的先行者。波斯人曾把海洋奉为神明,希腊人专设一位海神以示敬畏。西洋文明史的血腥序幕就此从海上拉开了,从此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秩序观念开始形成了。坚实的陆地成为国家的领域,而海洋则保持自由,这构成了欧洲国际法的惊人的两元格局(施米特语)。近百年来,国人的强国梦多半是落在地平线上的,国人对陆地的兴趣远胜于海洋。中国是个海国,对海洋的认知方式和程度关乎图志复兴、和平崛起的大问题。

2

今日国人，可谓个个“睁眼看世界”了，但看到什么？学到什么？自然就不好说。“海国图志”书系是一群“出海”年轻人“睁眼看世界”写下的文字，是他们“看世界”的点点滴滴。

出海的人，大抵有两种人：一是水手，二是海盗。水手自然是关注自己的“使命”，寻找一片海国图志的汪洋；海盗关注的是他人的“财富”，寻找一个经世致富的饭碗。当下的学界出海留学的人甚多，海盗水手混杂。但海盗终究是海盗，水手终究是水手。面对“海洋”是要有进路的，当下迷失“海洋”，误读“西洋”，比比皆是，误国误人误事，屡见不鲜。“海国图志”书系的作者是“水手”还是“海盗”，读者自有公论。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家总会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跟着谁犯“错误”。

海盗、水手无一例外。

3

有一件旧事值得重提：据说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印数极少，备受冷落，二十年间印刷五次，仅一千册左右。此书传入日本，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余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此书“看世界”，可以说，《海国图志》给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下了“猛药”。今日重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警言，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海国，可以提示我们思考：“对于人类而言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有可能彻底地、完全地以海洋为基点进行生活和思考。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将其政治存在全部安置在海洋这一元素中”（施米特语）。无疑，迄今乃至在未来文明史的光谱中，海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色彩。

于是我们重设“海图国志”书系，旨在重新认识西洋，重视海洋。是为序。

献给

我的父母

他们带我行走这苦难的人生，
并教我成人

热 血

田汉词 冼星海曲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任何的代价，
甚至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热血，
地泊尔河似地奔流。
任敌人的毒焰，胜过科利色姆当年的猛兽。
但胜利终是我们的，我们毫无怨尤。
瞧吧！黑暗快要收了，
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

《罗马史随想》序言

张志扬

我想提醒走进罗马史的读者，你是有备而来，还是无备而来？

不论有备无备，四座门横陈在前，你将如何择其门而进出？
(走走看看，看过掠过，玩家之门，无有不可，但不属此列。)

四座门

第一座门呈白色，叫“白门”：

信罗马史的巅峰“帝国”为历史之永恒轮回的真理(绝对真理)，几乎信到命运的地步，由是臣服于轮回至当今的“新罗马帝国”。

第二座门呈红色，叫“红门”：

信罗马史的巅峰“帝国”为历史之永恒轮回的真理(相对真理)，但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图强、争霸，历史机缘人人有份，为什么历史机缘只在“罗马帝国—英帝国—美帝国”的西方“陆、海、空”之扩张中一脉相承，今天也该轮到我“大中华帝国”的头上了。

第三座门呈黄色,叫“黄门”:

不信以为真,西方那套东西不就是“强者为王”那套东西吗,极尽挑剔之能事,沉溺于情感怨恨之中,然则与历史毫不相干。

第四座门呈黑色,叫“黑门”:

有声音来自历史深处:不要陷入雅典与罗马、哲学一诗与政治一历史、战争与和平、诸神与一神、西方与东方诸“对立”中,那会像布利丹的驴。出路在“洞穴”之外。

此四座门久矣——无能者陷,小能者争,大能者化——大能者至今未显。

所以我劝读者还是有备而来,实在因为:罗马史有毒。

谁读罗马史?

作者设想了三类人:“读者”、“统治者”、“学者”。

在“致统治者”一章,七百四十四字,纯属“题外话”。

人生不过一场戏剧。但要真的把人生写成“戏剧”,不是言辞太多,行动太少,就是距离太远,真假莫辨;迎合现世的欢乐吧,丢了激情;惊醒人生的痛苦吧,难免做作。生活本来够苦了,写出来的“痛苦”,添油加醋,反而败坏了胃口、麻痹了神经。

即便像阿里斯托芬这样一个特别的喜剧作家,本来应该是“政府的瑰宝”;他能把所有那些常常扰乱社会秩序的千奇百怪的人,在舞台上或者市场上一一陈列,大白于天下,也就省了把他们投入监狱的麻烦。可惜,能这样使用戏剧作家的政府少而又少,就是最聪明的雅典政府终究还是让阿里斯托芬落到了同苏格拉底差不多的下场。

总之,即便人生是一场戏剧,对统治者而言,戏剧的不便之处仍然太多。然而,“历史,尤其是罗马史,能避免戏剧的一切不

便和困难之处，同时发挥戏剧的一切好处和有用之处”。

统治者先生们，你们何乐而不为之？

那么，一般读者呢？

所谓读历史，其实就是读史学家笔下的史学文字。如果按历史哲学眼光看，没有史学文字能达到本原性真实的，史学家必然带入自己的眼光取舍与解释取向。

我们的作者好像回避了哲学对史学的审视，或者干脆把它看成哲学或哲人自身的轻浮，而史学，特别是古典史学家的史学，无疑是尊重史实、还原史实的典范。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将古典史学家区分了两类：“不是非常天才的，就是非常纯朴的”。〈非此即彼？〉

“天才的历史学家，比如修西底德，倾向于选择一些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事情，从两份或者多份史料中辨别出哪一份是更为真实的，从人物所处的地位到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作出自己的结论或者评论，并让历史人物说出一些适当的话。这些史家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去接受他们的看法，但这只是极少数才可享有的权威”。

“至于非常淳朴一类的作者决不会在著作中搀入自己的观点，对于材料，既不会加以选择，也不会加以剔除，而是实心实意地一切照收，全凭读者自己对事物的真相作出全面的判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去各取所需。这也正是我在阅读恺撒的作品之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要怀着更多敬意和钦慕的原因所在。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都会肃然起敬。”

因此，“纯朴一类的历史作品不但更能打动人心，而且更值得人们去耐心琢磨；

天才一类的作品更多地需要人在阅读的时候小心翼翼。前者仿佛使人行走在宽阔的人间大道上，后者却要让人在丛林荆棘中艰苦跋涉，步履蹒跚。这一点通过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来。比如说修西底德和利维的作品。利维的《罗马史》可以展翅飞翔，稳重而从容，直向一个目标飞去；而《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无论其内容挑选还是结构编排，则要复杂得多，从一件事情说到另一件事情，就像小鸟在枝头飞飞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飞行，一段路之后就要歇息了，因为害怕身体乏力而喘不过气来。希腊作家和作品偏走天才一途，罗马作家及其作品偏走淳朴一途，这也可能反过来恰如其分地刻画了两个民族之国民性和政治命运之不同吧！”

有没有第三类？作者没说。“纯朴一类”，史料齐全，不选择、不增删，史家“决不会在著作中掺入自己的观点”，读者虽然可以各取所需，终究要费一番捉摸，恐怕也难让你“展翅飞翔，稳重而从容地直向一个目标飞去”，除非你只拿你想要的。相反，“天才一类”，他已选择好了真实，又有权威性评论，“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去接受他们的看法”，读者何必小心翼翼？

想必还是各有各的难处的。有读必险，掉不得轻心。

通过希腊史与罗马史的比较，作者把我们带入了民族、帝国、时代、个人、性格、气质、命运的活生生的陈列馆。而且还让我们特别看到罗马是一个轴心、一个尺度，前希腊、后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皆可为之仿效参校。

作者告诉我们：“波利比乌斯曾说，我们都生得太晚，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时我们又都死得太早，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历史却大可以用来弥补人生的这种缺憾。假如人类没有发明历史写作，把我们的经验范围扩充到过去的一切时代和最遥远的

国度,用这些经验来大大增进我们的智慧,好像过去就处在我们的观察之下,那我们在理智上就永远会处于儿童状态。一个熟悉历史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世界一开始就活着的人,在每个世纪里,他不断添加着他的知识储藏,他与希罗多德一起浪荡世界,试探风俗;他与修西底德一起经受战争的考验;他与色诺芬一起进行那场著名的‘万人大撤退’;他与撒路斯特一起见证恺撒的悄悄崛起;他与加图一起感领人类德性的神奥;与西庇阿一起遭遇最伟大的对手;与塔西佗一起遍览世上最伟大的帝国风情,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去偷听伊甸园里的窃窃私语……还有什么较之是更大的享受呢?”

读者也别气馁,你们今天不也赶上了“新罗马帝国时代”吗,到美国去看“最伟大的帝国风情”吧,而且它就是“最伟大的对手”,只要你愿意,“战争的考验”随时都为你准备着;还有什么比今天更“神奥”的“人类德性”——上至太阳系边陲探险,下至S/M性实验,它早已超过了“伊甸园里的窃窃私语”!

古代的思想家们特别专注“探讨精神兴奋的原因,将之归结为神力、爱、战争、诗歌或者酒力”,作者颇以为然。

但作者要我们必须加以提防,“不要把那些高超的东西称做力量,把仅仅美丽的东西称做善良,也不要把仅仅是锋利的东西称做坚固。有的知识不但不能滋养我们,反而只会妨碍我们,增加我们的负担。还有一些知识在以治病的名义来毒害我们”,因而重要的是“气质”,或“精神品质”,仅靠小聪明是靠不住的。所以说,“问题就在于心灵,而不是头脑”。

小聪明只会让我们去追逐“伟人”、“胜利者”、“征服者”的演讲中“那些生硬、浮夸和做作之处,暗自欣喜地认为那才是陈列智慧的杂货店,而那些湮没在天真纯朴之中的典雅之处则很容

易被我们粗枝大叶的眼光所忽略。那种典雅蕴涵着难以察觉的柔美，眼光必须是清晰而纯净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隐秘之光。”

例如，作者的感觉与表达，有时可以精细到这样的程度，请看他对西塞罗的这段描述：

“在罗马共和时代和帝国初期的作家中，咱们暂时抛开‘家国之变’所导致的外在力量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摆布不说，那么关于大名鼎鼎的西塞罗，我非常赞同公论之所持，除了他的学问渊博以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一个好公民，天性随和，一个爱开玩笑的大胖子。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过于贪图享受，而且有野心、爱慕虚荣。他竟然敢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虽然诗写得笨拙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缺陷，但他居然会如此缺乏判断力，并且对这些笨拙诗篇给他的英名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一无觉察。当然，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人可以与他匹敌了，他关于瞎子和聋子的著名律师辩护词还有谁能去加以重复呢？”

再如：

“罗马人有一种值得称许和慷慨大方的风俗，他们可以同自己的死敌进行殊死的战斗，但在谈论这些敌人的时候则是有根有据、十分公正的，就像是在谈论他们自己的美德那样。晚期的希腊人大多用（修辞术和辩论术）这门伟大的艺术来进行有关私德的辩论，甚至连最伟大的德摩斯提尼也不例外；罗马人则把内容更换为公共德性。比如他们在谈论他们最有挑战性的敌人汉

尼拔的时候,无非是说:“他一日不死,罗马一日不得安宁”。”

“想想修西底德作品中大名鼎鼎的演说词,其中所暗含的狡诈和谋算是多么地令人心惊胆战;而在利维的作品中,当西庇阿由于人们很难理解的原因遭到放逐的时候,他唯一说的话就是‘沉默’。”

修辞学意义上的文字,或文字意义上的修辞学,早已被今天的叫卖写作败坏了名声。所以,要让古典史学文字隐藏的闪电复活照见历史的踪迹,没有一颗能从市场退守的心灵,并让它张开属于心灵的耳朵和眼睛,要想读得鲜活,怕是很难。或者,根本无须这么复杂,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古老信守的虎符”,有的人一碰上就能兑现相识千年的“承诺”。

两种情形都有的吧。

这也是我惊讶于作者年轻的心何其古老的一个迷思。

如果历史真的如吉本所概括“**无非是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那么,柏拉图的要求就是正当的。柏拉图就对那些希望考察别人心灵的人说过,“必须具备三种素质:智慧、善良和勇气。”

我想也是。作为读者,如果我们怀着仇怨、怀着嫉妒、怀着野心,或者怀着虚荣,甚至怀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谋求“治人”之术者,可以统称之为“来者不善”。其结果自然会“各取所需”以营私,“智慧勇气”愈高,“适得其反”愈甚。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灵魂转向”不对。例如,“罗马历史乃集合好战一面与稳重一面为完善一体,这就像是雅努斯的双面像一般;心情动荡,则极容易将罗马史读得气血翻涌,杀气十足,这样就恰恰错解了全部的这个民族的历史。”

具体地说,我们就会忽略罗马为人类贡献的“伟大的公民”

和“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体制”：“罗马混合政体是作为这么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即，努力满足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德性保留充分的地位。”

当然，“智慧勇气”高到一定程度，也会“正本清源”地还美德于历史，即便它如罗马史一样“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可惜，这已是真正的史家哲人之所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美德的朋友”。

是啊，没有“美德”，如何鉴别“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并将此“鉴别”传之后世的“记载”？而政治家，相信“结果好一切都好”，他只要达到目的的现得，目的达到了，谁还去问你达到目的的“手段干净不干净”呢。

“知识——真理(德性)——力量” / “知识——力量——真理(德性)”

前者是古代的公式(就总的倾向而言)，尤其是史家哲人的公式。后者是现代的公式，尤其是政治家的公式。

如何读罗马史？

凡是在作者那里“致学者”的“正文”，我总是读成“如何”了——使“如何读罗马史”成为一个问题，不像“缘起”中的陈述，你可以把它当成“如此这般”或“如此那般”的直观。

前面“致读者”是对作为正文的“致学者”的“缘起”。这里的“读者”和“学者”恐怕都有双关性，既是“身份”，又是“事情”本身。不管何种身份的人，拿起书就是读者，“读”就是面对书中的事实，这里就是面对历史事实，面对罗马史，然后才有“问”，“学者”不过是“问者”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读者”、“学者”。他

并没有著史，因而应该一直在“读者”、“学者”中才是；因而大家都在罗马史的“读”、“学”、“问”中。这是自明的。

因而我们不能像瞎眼的俄狄浦斯那样说“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罗马史的路，终得亲自去探寻一遍才妥。

然后有“问”。“问”什么呢？或许也在“无端推论”中。

在进入“无端推论 1、2、3”之前，我想先设置一个“零度无端推论”。

表面上，“罗马史”同我——中国读者或学者——仅仅是一种非常外在的关系，几乎两不搭界。

但是，“罗马帝国”一旦变成了“英帝国”，情况就变得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而今它又变成“美帝国”，即“新罗马帝国”，情况又变到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生死攸关的切肤境地。

谓予不信，请集中听听下面的话：

雅典立法者梭伦说：

“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

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明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我们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赫克托。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拍案：真好人！）；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自己的祖先；2，想想自己的后代。”

梭伦的政治预言或许“想到了自己的祖先”，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他自己的后代像打去了蛋黄的空壳，他只能说给包括灭亡自己民族的其他三个民族听了：“罗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